

心绪

冬天是凛冽的，早上上班推开楼道门，寒气扑过来，一个干冷的世界。

看路两旁的银杏树，干枝桠在冻得发愣的空气里僵着，不能碰，一碰就要摔倒似的。其实是苍劲的，它们蕴藏着春天的勃发，夏天的蓊郁，秋天的金黄，福气好的话，还会越过千年，像一首首古诗词在岁月的长河里发光发热。如白居易的两首诗，每到冬天都会想起，宛若感到冷时就要暖一般自然。

一首中学时课本上的《卖炭翁》，终南山中，伐薪烧炭的卖炭翁，“满面尘灰烟火色，两鬓苍苍十指黑”，活得艰难辛苦，而他的形象在后人心中是亲切的，也怜悯，也感激。雪中送炭，炭是暖人的。一车千余斤的炭却被翩翩两骑黄衣使者白衫儿劫走了，跋扈仗势者，尽管得意一时，而岁月是公正的。

有炭，再有火炉，任寒天绵绵，也不岑寂了，甚至会变得可爱，有趣味。另一首就是很多人喜欢的《问刘十九》：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火炉暖暖，新酒暖暖，和知己品画聊诗，畅谈人生快事。这是古时文人很平常的雅事。如今这样的闲情逸致是小资而奢侈的，寻常人内心里固然存有这份诗意，而要紧的却是眼前切切实实的生活。

情怀奢侈，小火炉倒是稀松平常。没有暖气空调的年代，冬日里，小门小户的人家总要在屋里生起一个小炉子，烧水、做饭、烤手，一家人守着炉子，暖胃，暖身，亦暖心，寒凛凛的冬天也就悄没生息地远走了。

不过，在过去的乡村，小火炉也算是奢侈的。乡下人守着几亩薄田，一所庭院，家家户户都是地锅做饭，柴火来之于庄稼秆，扫来的落叶，捡的树枝，是不舍得花钱买煤球买炉子的。然而，家里的孩子一旦去镇上读了中学，成了走读生，还没入冬，父母就会考虑着买炉子买煤球的事儿了。那时，下了晚自习，回到家差不多要十点了，饥肠辘辘，直奔厨房，小火炉上搁着锅，锅里是父母留的热热的饭菜。端下锅，一边烤火，一边吃饭，饭食是简单的，这一刻的惬意幸福抵消了一路奔回家的黑暗和寒冷。

记忆中的小火炉还与一碗热热的米线有关，那是在县城一中复读的那年冬天，内心孤寂，暗沉沉的冬日让人寒冷难过。下午放学后，我喜欢去门口卖米线的小摊子，两个小火炉，几张桌子。卖米线的阿姨爱笑，让人一见如故，温柔亲厚。只要有学生过来吃米线，她都会把一个炉子上的锅端下来，热情地邀你暖暖手。炉子旁围满了一群学生，甭管认识不认识，大家欢快地一起聊天说笑。阿姨在另一个炉子旁笑眯眯地地下鸡汤米线，五毛钱一碗，汤随便加，好吃实惠。

我一直记得我们在炉火边挤挤攘攘烤火的情景，旧日的红铁皮小炉子，一群纯真的年轻的笑脸。只有在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空前得轻松。在炉火的暖里，我不认识旁边一起烤火的人，却不孤寂。

张爱玲在《道路以目》中说：“寒天清早，人行道上常有人蹲着生小火炉，扇出滚滚的白烟。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。”我亦有同样的喜欢。前些年，我住老城，早晚去买菜，路过老胡同，那里的居民依旧习惯在自家院子或门口生炉子烧水，滚滚的白烟家常温暖，亲切感扑面而来。

## 红泥小火炉

耿艳菊



我家住高层，前面是公园，东面是马路。站在阳台上，既可以看见公园里的景色，也可以看到马路上的行人和车辆。

当夜幕降临时，马路上和公园里的灯都亮了，周围建筑物上的霓虹灯也都亮了，还有马路上行驶的车辆灯光也在闪烁。各种各样的灯光汇聚到一起，有动的，有静的，有明的，有暗的，璀璨了我的窗前。

这时，我总是喜欢坐或站在阳台上，欣赏窗外的灯光。五彩缤纷的灯光，远远近近，稠稠稀稀，闪烁在夜空

前一段在写《成长与教育》一文时，遇到许多困惑，诸如：学生的素养教育、学生价值观的培养与落实的矛盾……一度无法下笔，一种烦闷之苦油然而生。

闲来漫步于林间，寒风阵阵，落叶悠悠，校园广播之声隐隐于耳间。不觉寻声遁步，附身蹲坐于前。“以青春之我，创造青春之国家，青春之民族……资以乐其无涯之生……乘风破浪，迢迢乎远矣”。耳边响起的正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先生于1916年满腔热血创作的《青春》一文，听着这时代的宣言，心情渐渐明朗起来。

恰巧，同事七八岁的女儿，蹦蹦跳跳来到我面前。我突发奇想，想在小女孩的身上找到更多的源泉，便问道：“小姝姝，你知道什么是爱国吗？”小女孩没有马上回应我，也没有正面回答我，而是歪着脑袋想了一下，用坚定的眼睛看着我反问道：“为什么美国疫情还很厉害，而中国不是呢？”

“你说为什么？”我问她，“因为中国人很团结呀！”小女孩坚定地回答。

我想我不必再问下去了，小姝姝用她的方式已经回答了我的问

静悟

## 为霞正满天

赵一鸿



题。迎面走来的是我们学校中学部的学生，我随手拉住其中一位男同学，他很有礼貌地说：“老师好，有事吗？”“老师想请教你一个问题。”“您说。”“你怎么看待‘爱国’这一词语？”“我认为，不同时期爱国有不同的表现……”

他向我列举了中国发展进程中几个时期及各个时期爱国的代表人物，正当他要阐述自己如何践行爱国时，上课的铃声响起，男孩用眼神传达了他的歉意，转身离去，留下的是那瘦弱而高大的背影。

次日，该我上课了。开课前，我问了同学们一个与昨日“爱国”话题相关的另一个问题，希望能有更多

收获。

“同学们，你们小的时候，就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：你的理想是什么？今天老师要重新问这个问题，觉得随着成长，理想发生改变的孩子，请举手回答这个问题。”

“老师，我之前的理想是好好学习考上国防大学。”这是我们班学习最好的一位女生，此时她用一种既坚定而又期待的目光看着我继续说道：“而现在，我的理想是：用我的理想改变他人的理想，而且这是我的终极理想目标”。

听到这样的回答，我强忍着眼眶中的泪水，为她竖起了大拇指，表示对她期待的回应。要知道，眼前只是一个不满12岁的孩子呀！我们相视一笑。我知道，对于这个年龄的孩子们来说，大部分孩子不明白它的深意，不急！有教育专家不是说过吗：“教育是急不得的事。”学生的一声回答，如一剂良药，足以慰藉我近段时间撩于心间的困惑。

夜深人静，抬头思索，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一段话赫然出现在眼前：人类社会处处是创作之地，天天是创作之时，人人是创作之人。

我提笔写下小文，胸间为霞正满天！

点滴

## 瓦缝间的芦苇

李星涛

窗口正下方一堆平铺的乱瓦间，果真有五根参差不齐的芦苇，向上剑拔弩张地刺楞着。

芦苇纤细，粗若铁丝，楚楚可怜。晚上，刮起了大风，窗玻璃上出现了芦苇的踪影，按照常理，这么大风从无遮无挡的楼檐下窜跑过去，细小的芦苇早该倒伏在瓦身上了。可整个苇丛却只有苇梢在微微地晃动，身干一点也没有屈服的样子。

晨起，我站在瓦堆边，仔

细观察芦苇。瓦缝间裸露的苇根，萌生出了一排排尖利淡青的根尖。有一条长根，竟然把一块瓦片里里外外紧紧裹起来两匝。苇身有了这样牢固的根基，大风焉能撼动？掀开瓦片，原来，这丛盘根错节的芦苇竟然发韧于一截苇根。苇根不辱生之使命，顽强地咬住瓦缝，繁衍出了一丛倔强的新绿。

我被瓦缝里的这丛芦苇深深感动了。

本版图片来源：百度网

传记

《议婚》谴责“富女易嫁”陋习；《伤宅》抨击权贵修筑奢华豪院；《不致仕》讽刺朽官年过七十不愿放权退休；《立碑》指出很多碑铭多是阿谀不实之辞；《轻肥》痛斥权臣军头脑满肠肥，全然不顾“是岁江南旱，衢州人吃人”之惨况；《歌舞》揭露贵族法吏红烛醉唱，狱中却有冻死冤囚；《买花》道出了长安社会贫富不均的巨大差别与矛盾……这些奋不顾身“直歌其事”的诗篇，一经传播，迅速达到“闻《秦中吟》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”的激烈效应。

眼下，元稹刚刚从贬放之地亢进回朝，先是称赞《秦中吟》犀利讽喻，继而拿出李绅和自己抨击现实多篇新作，请乐天评判赏析，并告知还有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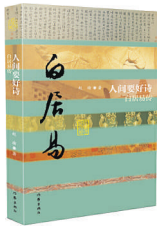
籍、王建等多人，也为乐府模式寻求突破进行了积极尝试。展卷闻言，白居易倍感振奋，所有这些尝试，与他讽喻诗作紧密吻合。差异只在于《秦中吟》统一使用了五言格律，新乐府则多用七言，灵动变化，使用“三三七”句式而已。在白居易看来，此类差异自然不成问题。

浓墨重彩，谏纸飞动，巨笔一开，不可收拾。白居易一鼓作气写出《秦中吟》十首、《新乐府》五十首。他思想准备相当充分，《策林》思考烂熟于心，他且将新诗作奏章使用，要把自己从政以来的强烈危机感，传达给平民、同僚、高官乃至皇帝，让困苦平民百姓泄导积怨，让统治阶层一朝清醒，让整个社会回归儒学

作家出版社

74

赵瑜著



《人间要好诗——白居易传》节选

道统而正本清源、除弊兴邦。

一个伟大诗人，历尽漂泊、磨砺、积累、试验，终于在在不惑之年，真正站立起来了。

白居易为《新乐府》五十首自作序言，开宗明义，旗帜鲜明，完成了一次文学创举：

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，断为五十篇。

连载

希望出版社

74

曾有情著



《金珠玛米小扎西》节选

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，数它半个牧场的羊，就不信瞌睡还不来。问题是，小扎西有个毛病，一旦睡不着觉，就习惯翻来覆去整个一个烙饼的节奏。其实很多人都这样，要不怎么会发明一个“辗转反侧”的词汇呢？

偏偏通铺有一个更大的毛病，不知它的哪一块筋骨受了伤，变了形，

一旦人在上面翻身，它就嘎吱叫唤一声，像可怜巴巴喊痛一样。睡在旁边的赵照最受不了那声音，一旦嘎吱声响起，他醒着时就很难睡着，睡着时就很快醒来，定会怒斥小扎西：“明天早晨炊事班改食谱了吗？不吃馒头啦？”

“啊？不知道啊。”小扎西莫名其妙。

“不知道，那你大晚上的就开始烙饼？”赵照吼道。

小扎西这才明白是自己翻身吵了他。小扎西、赵照、通铺都有毛病，全都赶一块了。今晚小扎西不想招惹赵照那毛病，便假模假样地再去上了个厕所，磨磨蹭蹭去，再慢条斯理回，这工夫兴许自己的瞌睡就千里迢迢赶来了。

出了宿舍，一股冷风吹来，小扎西顿时感到雪花扑面。他望望夜空，月亮和星星全都不在岗，大雪比他的瞌睡积极，来得挺猛。他看看这雪的阵容和气势，明天早操注定要改为扫雪了。

小扎西稍一思考，厕所也不去了，他本来就没那需求，直接返回宿舍。知道明天一早有事做了，小扎西心里不慌了，瞌睡也就配合他的心情，飞奔而来。

第二天清晨，林海平一边穿军装，一边拉开窗帘，向窗外膘了一眼，见空中雪花狂舞，他提了扫帚，拿了哨子，出门吹起床哨，准备吩咐兵们扫雪。此刻，他发现操场上已没有积雪，小扎西此时正在打扫最后的一小块雪地。

小说

细节

灯光遐想

杨眉官